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麦
里
记

黑
记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记 / 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麦家文集)

ISBN 978-7-5339-2868-1

I. 黑… II 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242 号

封面题签 蒋 频

责任编辑 冯静芳

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·张莹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黑 记

麦家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240 千字

插页 6

印张 10.125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68-1

定价 **39.00 元(精)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2003 年度中华文学人物·进步最大的作家 当选评语

从 2002 年的长篇小说《解密》,到 2003 年的《在刀尖上行走》、《暗算》,麦家在不断地强化自己智性而灵异的写作,创造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奇幻的小说世界。在麦家的小说中,人物奇特坚执,择善而生;故事诡秘好看,峰回路转;叙事智慧而真切,细节生动而富有诗性。正是他令人惊讶的进步,不懈的叙理探索,以用他孤寂的先锋气质,使他在中国新生代作家群中脱颖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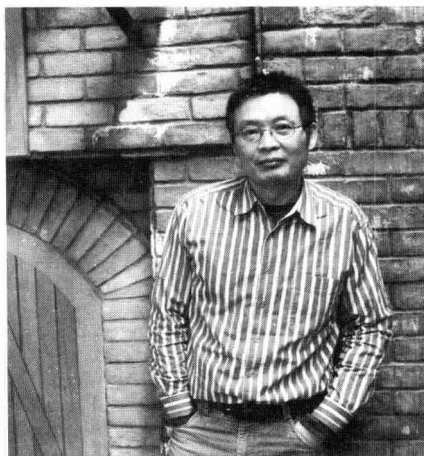
个人简介

麦家，作家，编剧。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。曾从军17年，辗转六个省市，历任军校学员、技术侦察员、宣传干事、处长等职。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任电视剧部编剧，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1986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紫密黑密》等五部，随笔集《捕风者说》等两部，电视剧《地下的天空》《暗算》（编剧）等近百集。

作品多次获奖：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；《解密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；《风声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，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；《让蒙面人说话》获《小说选刊》2003-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；《两位富阳姑娘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

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·进步最大的作家，第三届风尚中国榜·2007年度风尚作家，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，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，四川省十佳电视工作者，四川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，深得观众喜爱。



军营。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，他们是人中精灵，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，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它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。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秘密。事实证明，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。所以，不久悄悄地我走了，正如当初我悄悄地来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。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爱，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，因为没有收获，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，冥冥地盘踞于心间。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，越是喧嚣，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变了，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。他们不会变。他们不能变。他们依然是从前，依然是无名无利，却无私无畏。

总 序

作家出文集,就像老姑娘出嫁,既是热烈期待的,又难免隐隐地不安。这是因为,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,作家呢,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,字字珠玑。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(雀斑,皱纹,平庸的荷尔蒙,弹性减弱的肌肉)出阁,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,但是谁又能拒绝呢?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,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。

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,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。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,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。我十七岁离开浙江,四十好几回来,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。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,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。我一直以为,作为一个写作者,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,远离故乡和亲人,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——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。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,但一定从思念结束。也许可以这样说,由于对写作的痴迷,我成了我的牺牲者。也许还可以说,即便如此,我依然爱我自己。就这样,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,我的故乡,我的亲情,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。

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一回来就给我糖吃。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,更甜蜜了我的心。我相信时间改变了我很多,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。也正因此,我才有缘初回乍

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,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。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,觉得实在不忍卒读,我没敢收进来。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,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。其实,写作就是为了心安。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,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,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。

麦 家

2008年12月9日

此序是我为文集的简装版作的,事隔几月,出版社欲推出精装版,对我不啻是个意外之喜。写作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、虚无,甚至虚荣心也会变得越发之孤僻、不合时流。想一想,自己的书将用香纸和硬纸来装帧设计,我的感觉像这些书将变成成捆的钞票一样高兴。其实文章还是照旧地拙,换了扮相也不济用。说扮相,是彻底变了,包括书名都专门请了人,用了法度题写。在此,我要特别感谢书法家蒋频兄,我俩是同一个祠堂长大的。这祠堂似乎是积了些阴德的,仅这几十年间便庇养出了数以百计的富人阶层和几十位厅、局长,还有一位将军,我们两个以字为生的人,也在各自领地里小领风骚。有趣的是,我和蒋频兄,两家相距不过一箭之远,两人生辰不过一岁之差,但居然一直不相识,直到几个月前。这有点神秘,仿佛那是一支后羿之箭,有天远的射程。世间确有一些事体奥秘难解,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也应该是文字的一部分。2009年5月6日补记。

目 录


- 001 黑 记
- 057 杀 人
- 065 第二种败
- 073 既爱情又凄惨
- 087 谁来阻挡
- 123 胡 琴
- 154 飞 机
- 185 陆小依
- 204 两位富阳姑娘
- 220 农村兵马三
- 257 私人笔记本
- 290 寻找先生
- 301 一生世



黑 记

世上什么神秘的事都有，但这样神秘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不，不，更神秘的事还在后面。朋友们，今天我有充分的信心带领大家做一次奇特的精神冒险，现在我们的冒险之旅仅仅才开始。

——摘自著名科学家××撰写的医学论文
《猜想未来恶症》



黑 记

前篇：我的艳遇及奇遇

—

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，形状不甚规则，有点像地图上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，头部有个拇指那么大，黑得发蓝，摸上去似乎有点黏性，后面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，颜色和黏性都依次减弱，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。在我们不久的性爱中，我发现这块黑记有点神秘，每次做那个事，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激情引导到它上面去，而且只要我一去亲爱它，她就会显得特别地兴奋，迷醉，似乎它的感觉要比毗邻的乳头，甚至下身还要灵敏，还要强烈。有两次，她甚至只是凭着我对它的抚摸和亲吻，就淋漓漓漓地完成了销魂。这简直令我匪夷所思。但我从不为此去问她什么，因为我觉得这也许不是她乐意回答的，恐怕也回答不了。不用说，她是个有秘密的人。她叫林达。

“这名字取得好。”

“是吗？有什么好？”

“像个外国人的名字，而且很抒情，倒过来念就是达林，就是亲爱的意思。”

“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我的名字。”

“你的名字好,我喜欢。”

“可不我觉得,我觉得它像个男人的名字。”

我们是在博物馆的一次观摩活动中认识的,没有他人介绍,当时展厅里除几具来自古楼兰的僵尸外,只有我和她,没有第三个活人。也许正因此,我们才有机会相识,就像两个孤独的散步者邂逅相识一样。这样的事情并不出奇,出奇的是后来,我们的关系迅速有了质的变化。不久的一天晚上,我在玉林小区列席了一个饭局,席终人散,我走在街上,忽然想起她就住在这个小区,于是给她拨去一个电话。电话接通后,我有点后悔自己的贸然,我甚至这样想,如果接电话的是个男的,我就不吭声,挂机。虽然这很那个……猥琐,但又有谁知道这猥琐者是我?这就是我们走向猥琐的陷阱。结果我是白猥琐了一回,因为接电话的就是她。

“哦,想起来了,是你啊。”

“我是谁?”

“你就是你,那个……”

“哪个?”

“说我名字像外国人的那个。”

“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讨厌?老是莫名其妙地来缠你。”

“不啊,接到你电话我很高兴。”

“你是一个人在家吗?”

“嗯。”

我几乎突然地想到要去登门拜访她,于是我带点儿卖弄地跟她开玩笑说,现在天已经很黑,如果她觉得这时候出来跟个陌生男人散步是件冒险的事,可以选择让我上她那儿。她嗯嗯地不知选择什么。我说,那就让我来选择,你在家等我好不好。她说,好吧。

挂了电话,我突然感到有些惊慌失措的快乐,我带着一种朦胧的冲

动往“玉林北路 151 号,三号楼,一单元,顶楼,左手边”走去,一路上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相貌,只记得那双明亮而又略带疲倦的眼睛,这一度令我不敢奢望她的多情和浪漫。

二

房子是旧的,房间也不大,属于那种老式的单元房,进门有一个过道,阴暗又狭小,既不能设座会客,也无法支桌用餐,除了进出过往需要它外,基本上不能开发出其他用途。我在结婚的头几年也住过这样的房子,我深悉这种房子可恶的结构和如何改造的可能性,所以一进门我就找到了话题。

“这房子是老一代设计师的作品,结构很不合理,你看,如果打掉这堵墙,把过道合并到你这个房间,这样你客厅就大多了。”

她笑笑,谦逊地引我到里面的屋里,客厅里。她羞涩的脸上依然带着我前次见到的倦意和一丝愉快的神情,只是说话的声音似乎全然变了,甚至和刚才电话里的声音也不一样,变得更柔弱,更具女人味。当时我以为这是她情急引起的,但后来她似乎一直在用这种声音跟我说话。这说明它跟情绪没关系,而是跟我的记忆有关系,是我的记忆欺弄了我。

进到客厅后,她麻利地拿掉沙发上的半件正在织的毛线衣,请我坐下。这也是屋里唯一的一张沙发,布艺的,虽说有两人座,但今天看来只能让我一个人坐了。我坐下来,感到沙发柔软又温暖,温暖显然是她留下的。

从室内陈设看,不用说她过着单身生活,陪伴她的主要是一套东芝系列的家庭影院:电视机只有 14 吋;一个玻璃门书柜:上半只充当博古架在使用,摆着几架模型飞机和一些旅游纪念品;一只新潮的杂志篮:里面散乱地立着几本装帧精美的休闲杂志;一尊考究的地球仪;它看上

去很五颜六色的。总的说,布置很简单,但不寒酸,简单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品位,一种个人品质的写照,令我感到无可挑剔又浮想联翩。我想象她坐在软的沙发上,一边织着毛衣,一边听着音乐或看着电视,外界的一切跟她有关又无关。这种简单又安安静静的生活和情趣,忽然让我对她生出了一丝莫名的好感和向往。

我是个有家室的男人,年龄也不小了,曾经黑色的头发正在夜以继日地脱落,变白。说真的,我已不再奢望得到什么艳遇,而苛求的婚外恋又似乎太沉重,欺三瞒四的不说,关键是还要让本来已羞涩的囊中变得更加羞涩,真正是有苦难言,或许一场折腾下来,吃到的快乐还没有吞下的苦水多。话是这么说,但有机会我还是常常明知故犯,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,迷途不知返的。我不知这是为什么,也许是本性使然吧,也许是……我是说,我不知道,反正我对妻子有点不忠,喜欢带着隐秘的愿望交些异性朋友,她们中不乏有与我同床共寝者。年轻时,这些都成了我浪漫的代名词,现在成了我私藏的“玉”。玉是那种闲来无事的东西,有那种私底下的感觉。在我看,艳遇或者外遇这种东西也有这感觉,尤其是对生活在婚姻中的人来说。我的体会是这样,没有婚姻背景下的艳遇,因少了那种“私底下的感觉”,就丢了艳遇本身包含的那种鬼祟的神秘性和危险感。没有危险的猎奇,更像是飞来的恩赐,你可能因此心怀感激,却不可能感受到那种有惊无险,甚至是惊慌失措的快乐。婚姻在艳遇面前是个很荒唐可笑的东西,它一方面全然是艳遇的天敌,另一方面又真正把艳遇烘托得花团锦簇,叫人刻骨铭心。一个婚姻中的男女,一旦有了外遇,其生命和生活就有了秘密,秘密的快乐,秘密的痛苦,秘密的梦想。这些秘密像一道道栅栏,把你和世俗无形地隔离开来,而婚姻是一种有形的隔离,是一个把人不断世俗化的机关。一个生活在这样机关里的人,艳遇的降临犹如在银行里储存了一笔秘密款子,其内

心会突然感到莫名的自由,感到窃喜,感到恐慌和紧张。恐慌和紧张也是甜滋滋的。也许这就是我迷途难返的原因,因为婚姻使我格外需要一种秘密,一种自由,一种无形的东西将我和世俗隔离开来。

不过,通过对她“察言观色”,包括我已往的经验,我感到她好像不是那种人,即便是也是需要时间改造的。有些人是这样的,她可以让你很容易接近,也愿意跟你交朋友,但当发现你有更深的愿望时,她会断然拒绝,甚至跟你反目成敌,让你留下懊悔。和年轻时相比,我现在一般不犯这种错误,就是不刻意去追求这种事,不铤而走险,不大肆进攻,而是伺机应变,随遇而安。对林达,我想只能这样,有机会,先把自己的意愿象征性地露它那么一点点,然后守株待兔,顺其自然,随她去。没想到,后来妻子对我一个不合时宜的传呼,居然提前把她推到了我怀里。

我看到妻子传呼后,想的当然不是回电话,而是要走。我怎么可能在她面前回这电话?可她误解了我意思,以为我是客气,不好意思用她电话,所以再三而坚决地要我回电话。电话接通了,我说什么呢?当然是说谎,我大言不惭地告诉妻子:我正在和谁谁谁搓麻将,“正准备休战回家”。妻子一听我在麻将桌上,慷慨地允许我“可以迟点回家”。

挂掉电话,我浑身感到被扒光的难堪,同时也给我注入了“绝唱”的勇气,我随随便便地走到她面前,不无可笑地向她发起了攻打。

“我不知道一个对妻子不忠的男人是不是可以得到你的爱?”

“……”

“如果不可以,我希望你伸出手,给我一记耳光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的手在发抖,是在激动还是害怕?害怕就给我一耳光。”

我拿起她的手,往我脸上打。她抽出手,闪开身去,一边咯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你说话怎么老是这样……文绉绉的，跟电视上说的一样。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话很酸，不喜欢？”

“不，我喜欢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说着一头扎进我怀里。

这简直令我大吃一惊。说真的，之前她没有向我流露这方面半点意思，哪怕一个暗示也没有，而现在她似乎是那么喜欢我，那么多情，那么需要男人的爱。在整个做爱过程中，她始终微闭着眼，从容不迫地迎接着我，既不张狂，也不忸怩，只有浅浅的呻吟，在说明她幸福的陶醉。

据说女人都有良好的嗅觉，尤其对自己男人身上的其他女人味更是灵敏得吓人。这么说，在回家之前，精心地洗去我身上的奇香异味，是必要又必要的。当我洗完澡回到卧室时，她正坐在床上借着幽暗的灯光在摆弄着一个什么小玩意。见我来了，她跳下床，替我理了理外套，末了塞给我一个小东西。

“你还会想我的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这是我大门的钥匙。”

我接过钥匙，感觉就跟接过一个梦一样的。

三

有秘密的男人是幸福的。这一年的暑假之前，我都一直生活在秘密中，用秘密的钥匙打开秘密的门，品尝秘密的幸福。尤其令我幸福的是，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高高兴兴，温温顺顺的，而且从不要我做什么，

任何要求都没有,我可以随时来也可以随时走,可以每天都来也可以几天不来。总之,我的一切她似乎全理解,也能接受。有时候我觉得她是不是很自卑,但我又想象不出她有什么可自卑的,虽然她长得不怎么漂亮,却也不乏动人之处,比如羞涩又愉快的神情,丰满会颤动的胸。她的气质中没有耀眼的东西,却有一种可以静观的东西,这种东西一经优雅和诗情遇合,便生发出一种柔和又宜人的美感。我是说,她属于那种不打眼却经得起品味的姑娘,就像那种仿旧家私一样。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或周围,这显然是由我们特定的关系决定的,尤其是我,谈起这些总面临着欺骗的风险。在我们不多的闲聊中,我知道她家在西宁,父亲是个医生,是支边去的,老家在四川,正因此她上了这里的一所大学,但毕业分配并不理想,把她分回西宁去了。

“我没有去报到,自己找了份工作,自己把自己留在了成都。”

“你父母很想回家乡来生活,所以你留在成都对你全家都很重要。”

“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给我买了这房子。”

“这样,你父母退休后就可以回家乡定居了。”

“就是这样的。”

我想过的,如果早几年认识她,我或许会在她毕业分配时争取让她直接落户成都的,虽然办这种事很难,但这对她及全家都是了不起的事,难也是值得的。这多少说明我对她有真情和爱。女人,女人,她们总是那么容易打动我的心,让我爱,让我醉,让我忘掉自己的真实和理想。有人说,这种人注定是成不了大事的,既然是命中注定的,我又有什么办法呢?没办法的。

暑假开始了,我去她那儿的次数锐减。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孩子放学在家,我得每天给他安排作息和膳食,隔三差五还送他学奥数,我的自由明显受到限制;二是我一向有在夏天写作的习惯,我不想因为她